

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与思考

——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践为例

李静霞 李真吾

摘要 图书馆专业性是保证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转型,新的图书馆专业性亟待构建。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的行动实践为切入点,从图书馆体系、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资源三个方面考察了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在抗疫工作中的专业表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观察视野拓宽到中国和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抗疫工作之中,从图书馆行业在响应速度、资源供给、长远布局和应变思维等方面呈现了图书馆的专业面相。通过抗疫实践中的追问与思考,作者对新时代图书馆的专业性问题做出了回答,认为图书馆员职业应该拥有一个更积极、主动的内核,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弥合社会鸿沟的信息赋能者和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参考文献 27。

关键词 图书馆专业性 武汉地区图书馆 新冠肺炎 抗疫实践

分类号 G250

Inquiring and Thinking into Library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ew Era: Take Wuhan Public Libraries' Anti-epidemic Practice as an Example

LI Jingxia & LI Zhenwu

ABSTRACT

Library professionalism is a key factor in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ibraria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brarianship in the new era, a new professionalism in libraries is urgently needed.

Taking the practice of libraries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an entry poin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of libraries in Wuhan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from three aspects: professional library system, professional library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library resources. 1) In recent years, the library system of three level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Wuhan in which the Wuhan Library acts as the central library, libraries of districts as main libraries (the district level) and community libraries as branch libraries (the district level). The sound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ti-epidemic practice. 2)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public libraries in Wuhan provides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s. Library workers visited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cluding makeshift hospitals, groups of medical workers who came to aid Wuhan, quarantine venues, people who were stranded in Wuhan, temporary shelters and rehabilitation revenues. Seventy eight "book corners" were built to provide

通信作者:李真吾,Email:libraryzhenwu@126.com,ORCID:0000-0002-3833-081X(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Zhenwu, Email:libraryzhenwu@126.com, ORCID:0000-0002-3833-081X)

spiritual nourishment for patients, doctors and other staff and help them relive mental stress and panic. Online services involved contests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traditional festival guess lantern riddles, reading punching in, the mini program “home of the makeshift” and other reading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hich soothed the citizens and enhanc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3)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braries in Wuhan in information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is revealed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sift out excellent information and carry out “ant-epidemic in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a large deal of authorit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was pushed to the whole city including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The Manual of the COVID-19 Prevention*, *The Manual of the COVID-19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28 Questions of the COVID-19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so on. The second aspect is to promote reading for spiritual release. For examples, libraries cooperated with other libraries, bookstores and institutions in other cities to provide books in home life, medical knowledge, health and fitness, mental health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for makeshift hospitals and “book corners”.

The article further broadens the scope of observation to include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in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orldwide to reveal the libraries' professionalism in terms of responsiveness, resource availability, long-term planning and responsive thinking.

The author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by pursu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question in the anti-epidemic practi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ibrarians should play a more active and proactive role to be an active respondent to major social events, the leader of the library ecosystem, the professional promoter of reading, an information enabler bridging the information divide, and a firm practitioner of service innov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27 refs.

KEY WORDS

Library professionalism. Libraries in Wuhan. COVID-19. Anti-epidemic practice.

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多个行业造成巨大影响。一时间,抗击疫情成为图书馆不可推卸的首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时时触碰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特殊时刻,图书馆具有何种价值?图书馆能否发挥专业的、其他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绝缘的隔离中,全球图书馆人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身处特殊环境的武汉地区图书馆界更是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风雨将霁、立足回望,图书馆在疫情期间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不仅展现了图书馆在“提供准确信息、弥合信息鸿沟”“供给阅读资源、实现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专业价值,也为从业者提供了一扇特别的观察窗口,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观察和反思“图书馆专业性”这一重要议题。

本文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中心案例,兼考中国与世界图书馆界在抗疫中的专业行动,探寻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精神内核,为“十四五”乃至更长远时期图书馆专业性的构建提供初步的建议。

1 提问:新时代的图书馆专业性内涵是什么?

1.1 图书馆专业性的研究回顾

图书馆专业性是事业的“基本”,更是职业的“根本”。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基础较为薄弱,又面临职业资格制度缺失的窘境,因此新世纪以来,专业性一直是图书馆学界、业界、教育界热议的焦点。

当前,与图书馆专业性相关的讨论主要围

绕三个关键词展开,即“去职业化”“竞争力”和“制度化”。首先,“去职业化”的相关研讨重在“发现问题”,揭露图书馆从业者在财政压力、技术冲击、阅读碎片化和外包风潮下面临的专业性危机,提出“排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专业背景,主张图书馆员去职业化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危害”^[1]的警醒。其次,“竞争力”的相关研究重在“分析问题”,主要以图书馆员/图书馆的专门技能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切入点,对“去职业化”现象做出进一步的剖析^[2]。依照这一逻辑,研究者将“习得新的专业技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等作为“去职业化”问题的求解方向^[3],形成一系列专业化提升的建议策略。最后,“制度化”的相关论著重在“解决问题”,它被视为应对“去职业化”趋势的主要手段,相关工作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制度。其一是曾经引起热议、但一直未能落地的“职业资格制度”^[4,5],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准入在短期内恐怕更为渺茫^[6]。其二是较有操作性的“专业馆员制度”。如果说“职业资格”是一种行业层面的制度设计,那么,“专业馆员”及其概念统辖之下的“学科馆员”^[7]、“数据馆员”^[8]、“数字人文馆员”^[9]以及“阅读推广馆员”^[10]等则偏属图书馆内部制度的范畴。通过“XX馆员”概念的不断提炼,图书馆界找到了一种应对变革的话语范式和行动模式,但“XX馆员”往往因应一时的潮流而兴起,且多数与强调科研的学术图书馆相关,能否在实践中加强图书馆职业的竞争力,最终提升图书馆事业的专业性,仍悬而未决。其三则是“教育制度”。图书馆学教育制度是输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核心手段,但21世纪以来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议论纷纷,从结果上来看,除个别发达地区之外,图书馆学教育对图书馆的实际支撑作用渐弱,“图书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课程体系未能适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需求,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专业认同感不足”^[11]。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梳理,本文发现

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员”的职业视角展开。“去职业化”方面的讨论自不必说,“竞争力”的研究把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视为“去职业化”的根源。几种制度化的观点也主要从职业问题出发:“职业资格制度”关注馆员的准入标准,“专业馆员”强调馆员的专精发展,“教育制度”把目光放到人才培养方面。这些讨论都指向一个让人不安的现象:图书馆员的专业性遭遇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与此同时,新的疑问也逐渐浮出水面:图书馆员不够专业,那么,图书馆事业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不专业吗?显然,从这些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尤其在本次抗疫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在各类型公共文化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具有引领性、代表性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图书馆员正在“去职业化”,图书馆却呈现出相对良好的专业特征,取得了越来越好的发展?这莫非意味着,图书馆的专业性与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关系不再密切,图书馆不需要专业图书馆员了吗?显然,这个提问将引导我们进一步触碰当代图书馆专业性的内核。

1.2 解构“图书馆专业性”:“内”“外”之别与“书”“人”之分

要回答上文的问题,有必要引入“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指出,“图书馆生态系统”是由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生态体系和互动空间^[12]。传统上,图书馆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兄弟图书馆,随着总分馆体系的深入建设和图书馆交流活动的加强,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愈加紧密。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没有任何机构(包括图书馆在内)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的业务和服务,必须和外部的伙伴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这样的交流和互动中,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本文主要侧重数据库商、外包商、系统商、出版社等图

书馆资源和产品的供应者)组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

近年来,中国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日益增大,为这一生态系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在图书馆生态系统中,系统商、数据库商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确保图书馆以相对便捷和高效的方式进行运营,为图书馆专业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支撑。而随着这些外部伙伴的体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其介入图书馆业务的层次不断向纵深推进,它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两个趋势。

第一,传统图书馆的专业性以信息加工为中心,但在图书馆生态系统逐步壮大的过程中,这些专业工作的主导权已经从图书馆转移到外部的利益相关方手中。程焕文曾经指出,“在纸本时代,图书馆拥有纸质知识资源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管理权,因而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在文献分类法、编目法等方面大有作为,大放异彩。可是,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失去了数字知识资源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管理权……一切围绕数字资源管理的技术和方法都不再来自图书馆界,而是系统商和数据商。”^[13]显然,把这段话中的“图书馆学研究”换成“图书馆”或“图书馆员”,逻辑依然成立。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如果不重视以人才建设为中心的內部专业力量,一旦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开始减少,图书馆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很可能会将我们抛弃,图书馆事业将陷入低谷。客观评价,目前图书馆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依然是作为同行的兄弟图书馆,同类机构之间天然的羁绊是可替代的。因此,尽管眼下“去职业化”现象对图书馆事业的负面影响还不太明显,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高度重视图书馆专业性的培育。

第二,在传统图书馆专业性逐步消解的同时,新的图书馆专业性也正在慢慢构建。尽管“以人为本”的提法流行了数十年之久,但公共图书馆真正从“以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是新世纪以后、甚至最近十年才发生的事情。随着

阅读推广等活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活动”成为图书馆的中心业务。为了适应组织架构和业务重心的变化,新时代图书馆应该拥有新的专业性内涵。

在“图书馆生态系统”这一透镜的解构下,本文要讨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呼之欲出:为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员需要拥有何种专业能力、需要拥有何种专业素养?尽管我们此刻还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新时代的图书馆员必须拥有规范、指引和协调图书馆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反过来为其所用、被其制约^[12]。

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殊不容易,图书馆具备独有的事业单位特征,一般的情况下其专业潜力很难充分激发。恰是在这样一个亟需反思的时刻,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当前关于抗疫的研究论文日益激增,但似乎还未有文献明确提到:此次疫情是一场灾难,却也客观造就了适合图书馆人观察和反思的“极端环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不得不走向太空、极地与深海,在极端的环境获取最前沿的科学数据。对于从属社会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来讲,这样的“极端环境”更值得重视——在严峻的考验中,我们或将有机会探明图书馆专业性的真正内涵和未来方向。

基于上述的考量,在下文中,作者首先从“在地”视角出发,复盘此次抗疫过程中武汉地区图书馆的专业表现,并有意识地关注哪些专业性来自于图书馆本身,哪些专业性又高度依赖于外部利益相关方。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结合世界图书馆界的抗疫经验,对新时代的图书馆专业性进行更为综合、宏观的观察。最后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尝试回过头来对最初的提问进行解答。

2 复盘:武汉地区图书馆抗疫的专业实践

在新冠疫情的面前,防疫抗疫是每个人、每

个机构都无法置身事外的职责与使命。湖北是受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众所周知,武汉又是疫情防控战的主要战场,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武汉人民面临着医疗、心理和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困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图书馆行业普遍感到压力,但和其他地区的图书馆相比,武汉本地图书馆所面对的形势总体上更为严峻和紧迫。疫情发生后,武汉地区各图书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疫情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展开应急管理,迅速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作领导小组。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按下了“暂停键”,但武汉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暂停”,我们的馆员下沉至社区防疫一线,牢记职业本分、坚持闭馆不打烊,发挥图书馆的战“疫”作用,这些决策和行动既是对图书馆人职业精神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专业能力 and 专业素养的一次全面检阅。全国图书馆同行与武汉地区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构筑了图书馆行业共同体,353家图书馆共计捐赠50余万件防疫物资,同行的无私支持体现了中国图书馆人的职业精神。如今,从复盘的角度来看,在抗疫实践之中,武汉地区图书馆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体系、服务与资源。

2.1 专业的体系:“布局”与“应变”深入嵌合

近年来,图书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和健全,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服务架构,让我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展开行动、进行联动,发挥应有的作用。武汉地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投入、设计和实施由政府 and 图书馆主导。可以说,参与到这一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构建之中,正是公共文化服务大发展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主要表现之一。2006年,在武汉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武汉地区的图书馆从24小时自助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项目开始,逐步推进总分馆体系、“文化五城”之“读书之城”建设,最终形成以市级馆为业务中心馆、区级馆为区级业务总馆、街道社区图书室为区级业务分馆的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进一步搭建

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联盟,打通了公共系统和高校系统之间的服务壁垒。

这次疫情之前已经建立的相对健壮的总分馆体系无疑为特殊时期的行动和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为抗疫服务的多点开花、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总分馆体系的专业化唤醒了各基层图书馆的合作和服务意识。得益于这种专业化意识,仅2020年2月,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就联合社会力量在各个方舱医院建立起23座“图书驿站”、提供书刊近万册^[14]。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方舱医院全部休舱,类似的图书站点或图书角已达78个。此外,“图书角”的建设,包括书刊的挑选、分拣、打包、运送乃至图书点的布置等工作,虽然都是在匆忙之间完成的,但这些工作实际上在日常的总分馆运作中已经过多次、反复的演练,图书馆员对信息资源流通和协调的相关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在总分馆体系下建立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共享互通机制也赋予了图书馆强大的服务能力,让各级、各类型图书馆能够在突发重大事件中迅速切换服务模式。过去几个月,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普遍实现了线上服务,较为频繁地开展“云阅读”、线上讲座等各式各样的数字服务。总体来讲,正是因为前期“整体布局”的完善,在此次抗疫工作中,图书馆才得以把“临机应变”的各种策略和服务落地。

2.2 专业的服务:“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

在武汉封城期间,实体馆舍无法开放,但图书馆依然坚持在“线下”提供专业服务。从方舱医院到援汉医疗队,从隔离点到滞留武汉人员场所,从安置点到康复驿站,武汉地区的多家图书馆下沉社区展开工作,建立多个“图书角”,为患者、医生以及相关人士提供精神食粮,帮助他们舒缓心理压力、降低恐慌情绪。可要说图书馆在此次疫情工作中的亮眼表现,无疑还在“线上”服务方面。

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很多行业固有的运作模式和服务生态。对图书馆行业来讲,类似的

事情也在发生: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早在“十一五”时期,原文化部就提出“促进数字和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建设数字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网上剧场和群众文化活动远程指导网络”^[15]。此后在“十二五”“十三五”的文化建设规划中,国家对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一直不断提高。但一直以来,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与实体服务相比,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的地位及其在服务体系中所占比重是相对较低的。此次疫情无疑改变了这种传统格局,图书馆在数字服务方面的表现提振了业界对“云平台”的信心,“线上平台”和“线下据点”将变得同等重要。

与其他许多图书馆一样,武汉地区图书馆在疫情期间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和平台展开一系列线上活动。例如,春节期间,武汉地区的图书馆通过“疫情防护科普知识竞答、传统节日猜灯谜、阅读打卡闯关等系列线上阅读活动,使市民在抗战疫情紧张的氛围中舒缓情绪,增强抗疫信心”^[16]。另外,这一时期推出的部分线上的展览、竞答或其他产品,是在图书馆和相关外部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合作下推出的。例如,在硚口武体的方舱医院建立后,拟于医院内同时设立“图书角”,2020年2月8日,硚口区图书馆在接到这一要求后,主动提出在实体书刊服务之外要创新形式,开辟手机服务的阵地。图书馆“联系微信运营服务供应商和数字资源提供方,得到积极回应”。从这一天起,图书馆员们“白天在社区服务,晚上在微信群里和负责开发小程序的公司对接,设计方案”。最终仅用三天时间,在当月11日凌晨3点,硚口区图书馆成功开发“方舱之家”小程序,为医院的患者打通了在线文化服务的渠道^[17]。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图书馆员与图书馆生态系统之间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图书馆员主动发现需求、提出方案,与外部合作伙伴进行沟通、互相合作,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路径。在互动的过程中,图书馆员发挥了专业精神,也体现出不同以

往以“信息加工、处理”为中心的、新型的专业素养。

2.3 专业的资源:“信息”与“阅读”同步供应

相比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的独有特征之一便是拥有丰富的图书、报纸、期刊、音频、视频等信息资源,对相应的信息资源拥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尽管图书馆已经走出“以书为本”的时代,但图书馆与信息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会改变。真正的变化在于,我们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有了更为明确的目的性,更加强调如何为读者发掘信息资源中的宝藏。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武汉地区图书馆从两个方面展现其在信息资源发掘和利用方面的专业性,一是筛选优质信息,展开“信息抗疫”,二是开展阅读推广,提供精神慰藉。

过去几个月,出于种种原因,在疫情实况、国际纷争、健康医疗、疫苗研究等方面出现了大量谣言信息,不仅引起公众恐慌,对本已压力重重的社会秩序也造成一定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天真地期待“谣言止于智者”。医疗抗疫之外,还另有一片“信息抗疫”的战场^[18]。早在2020年1月底,武汉图书馆已经敏感地发现“信息抗疫”的战火正在打响,通过前期的信息查询,该馆馆员很快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的版权方广东科技出版社取得联系,并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1月25日就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该书的电子版,此时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正式走出印刷厂仅仅过去两天时间^[19]。此后,武汉图书馆和各区图书馆又相继推出了防疫安全的公益课、相关知识竞赛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28问》等多种权威健康信息资源。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孤独和无助中,阅读为人们带去了力量,而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是这股力量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武汉地区图书馆联合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相关书店、合作机构,选取和推送优质图书,为方舱医

院和各地“图书角”配送了可读性强、实用性高的各类图书。另一方面,图书馆员也以专业的态度着力满足不同类型读者们的阅读需求。江汉区图书馆在江汉经济开发区的方舱医院和负责接待陕西、上海、北京援汉医护人员居住酒店设置图书角,分别提供书架及图书近千册,考虑到特殊群体和各年龄层的阅读需求,挑选了以生活百科、医学知识、保健养生、心理健康、经典文学为主的图书。

3 观察:世界各地图书馆抗疫的专业面相

第2部分概略性地复盘了武汉地区图书馆的行动,并尝试剖析这些行动中的专业性特征。疫情肆虐,对图书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从上述行动中,我们也欣喜地发现,新时代的图书馆员已经初步建立起新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然而,上述观察毕竟局限于武汉,进一步来讲,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专业性内涵与武汉地区的图书馆是否一致?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确切地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基于此,本部分将视野从武汉地区进一步拓展到全球各地,简要地梳理世界图书馆在抗疫工作中的专业面相。

3.1 从图书馆的响应速度看专业性

2020年1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把新冠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疫成为世界图书馆的共同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行业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和行动是非常迅捷的。王波等通过对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图工委报送的报告进行分析,提出中国高校图书馆在抗疫服务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快速响应总体部署,主动融入防控大局”,各图书馆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或制定应急预案,在各级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20]。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图联、各国图书馆协会以及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都迅速呼

应了抗疫的诉求,积极展开行动,正如国际图联主席和秘书长所言,“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图联对图书馆界的应对方式感到非常自豪,并且清楚图书馆界有韧性、创造力和服务意识,图书馆界能在困难时期继续为依赖图书馆的社区尽最大努力”^[21]。

3.2 从图书馆的资源供给看专业性

以“信息”和“阅读”为武器对抗疫情,不仅是武汉地区图书馆的经验,也是全球图书馆界的共识。傅平梳理了美国国家级专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关于新冠病毒的相关服务内容,指出美国图书馆主要起到了“传播权威可靠可信知识和信息”“扮演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应急事件服务”^[22]的作用。在实践中,图书馆主动向民众提供或引介权威、可信的资源,包括得克萨斯州阿林顿公共图书馆、康州牛津公共图书馆、加州千棵橡树公共图书馆等多家公共图书馆都提供了对应的资源清单,而国家级专业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主要利用开放科研数据、建立学术导航等方式实现专业资源的供给^[22]。

3.3 从图书馆的长远布局看专业性

得益于一百余年来专业精神的熏陶,图书馆职业向来重视宏观的布局和谋划。在武汉地区,以十余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总分馆体系、长期储备的数字资源为图书馆疫情服务提供了基础支撑,充分展现了图书馆长远布局、重视规划带来的益处。从世界层面来看,健壮、坚实的图书馆网络同样发挥了基石性的功用。而随着疫情的高峰期正在逐步过去,世界图书馆行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后疫情”时期的规划。近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研究,欧洲图书情报与文献协会管理局(European Bureau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Associations, EBLIDA)发布了《欧洲图书馆后疫情时代预案——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报告草案,指出“后疫情”时期

图书馆工作中的五个要点,包括保持社交距离、注重技术重塑、重新审视经费状况、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图书馆管理、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23],为欧洲图书馆的有序恢复和开放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基础指引,也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思考。

3.4 从图书馆的应变思维看专业性

应变思维是图书馆专业性的又一表现。此次疫情迫使读者从图书馆实体空间中撤离,时间长达数月,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图书馆读者的使用习惯,长远来讲非常危险。虽然线上服务量有了可喜的增长,但实体空间才是图书馆无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和机构特征。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很好地将这场危机转换为一次契机,在2020年5月初,澳大利亚开始复工复产,该协会借机在全国发起了名为“我们回来了!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想念我们的”的活动,呼吁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收集用户想念图书馆的故事,唤起他们对图书馆的情怀,也隆重地宣告图书馆的重新开放与回归^[24]。类似的应变思维在图书馆抗疫中屡屡得见,例如美国有图书馆员“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自由发挥”,利用自己家中的楼梯展示图书馆馆藏,继续坚持向用户推广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又有图书馆员采用路边快递的形式,让用户开车到图书馆门口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25]。

4 回答:构建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内涵

从武汉到中国再到全球,上文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图书馆的专业行动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可以看到,在全球各地,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已经发生了变化。图书馆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图书馆生态系统中的兄弟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在一起,拥有了更为强大的资源基础、产品体系和服务能力,国际图联在全球疫情扩散时就指出,“图书馆行业的合作伙伴——出

版商、服务商、供应商——将会与图书馆合作,提供必要的保证,以使图书馆能够继续提供信息获取和文化传播的服务”^[21]。随着阴霾逐步散去,我们要顺应社会的需求和现有的趋势,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发展和构建新的图书馆专业性内涵,让图书馆成为一个更为积极的机构、让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更为主动的职业,带领合作伙伴、发挥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优势,提高图书馆的社会显性度和可见度,为读者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只要坚定地和民众、社会在一起,图书馆就不会丧失它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基于上述考量,针对本文最开始提出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图书馆员应当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者和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我们应该从以上五个角色定位出发,全面发展图书馆员配套的能力和素养,打破“去职业化”的沉闷格局。

4.1 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者

关于图书馆员是否应该成为积极的社会议题参与者,国内外曾有过许多的争论。但通过此次疫情,我们越发坚定地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如果图书馆员无法以积极的心态和身影参与到重大社会事件之中,显然很难争取到发声权和话语权,图书馆员职业的显性度将慢慢降低,甚至逐步边缘化。只有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展现价值,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认同,这远比写任何的论文、专著和反思文章都更有意义。用当下流行的口号来概括,就是我们要“与民众共呼吸、与社会同命运”。

4.2 成为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

图书馆生态系统是一个颇具洞察力的概念,这个概念阐明了图书馆、兄弟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明确指出:虽然当前的图书馆事业不断迈步新台阶,但图

图书馆的“去职业化”是不可忽视的定时炸弹,只有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化水平才能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员,其专业能力之一就是要学会和图书馆生态系统打交道,合理地发挥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正面力量,硃口区图书馆对“方舱之家”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对合作伙伴进行引导和规范。

可以说,成为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方向引领者在笔者提出的五个“角色”中是最基础的,图书馆员只有做好生态系统的引领者,才有可能做好其他的四个“角色”。

4.3 成为培育阅读习惯的专业推广者

2020年2月,在方舱医院中进行隔离治疗的“方舱哥”因手不释卷而迅速走红,向社会展现了阅读的魅力,而广受欢迎的“图书角”,更让民众认识到书本的力量。向广泛的群体推广图书与阅读,是图书馆员天然的使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26]可以说,成为专业的阅读推广者不仅是图书馆外在环境变化的要求,也是图书馆员职业响应国家法律法规的关键举措。

4.4 成为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者

传统上,信息鸿沟横亘在“能够获得信息”和“无法获得信息”的人群中间。随着中国民众普遍接入互联网,尽管传统的信息鸿沟问题依然存在,但新的鸿沟也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例

如,一条新的鸿沟又出现在“能够鉴别真实信息”和“无法鉴别真实信息”的人群中间,并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谣言搅动着人们的心绪,也对社会产生颇多负面影响。谣言的广泛流传,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信息渠道的过度泛在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社会的信息素养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书馆员要成为弥合信息鸿沟的技术赋能者,为用户提供准确信息,提高他们对检索技术和相关信息产品的了解。例如,在上海图书馆闭馆期间,“上海图书馆信使”微信订阅号开辟了“情报战疫”栏目,提醒用户“家里蹲,小心‘信息疫情’”,在信息辟谣工作中展现了专业的信息素养^[27]。

4.5 成为服务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

用一种发展性的观点来看待新冠疫情下的社会,可以发现,它正是日益加速的数字社会的缩影——各类信息汹涌澎湃、各种变化无所不在、各方面目难以捉摸。然而,面对上述诸多的挑战,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展现了他们的“应变思维”,而这种思维源于对服务创新和终身学习的执着追求。事实上,服务创新和终身学习是未来每一个职业都必备的核心技能,图书馆员自然不能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是“双创”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员要鼓励社会创新与终身学习,自己就应该先成为社会创新与终身学习的坚定践行者。

致谢: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肖鹏副教授对本文提供了重要的修改建议。

参考文献

- [1] 陈传夫,王云娣,盛钊,等.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1):4-18. (Chen Chuanfu, Wang Yundi, Sheng Zhao, et al. The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ians: characteristics,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urvival[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1,37(1):4-18.)
- [2] 赵娜. 基于图书馆员专业化的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探讨[J]. 图书馆建设,2010(4):36-38,41. (Zhao Na.

- Research on library core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specialization of librarian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0(4): 36-38, 41.)
- [3] 肖希明.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增强学生职业竞争力为导向[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7(1): 38-41. (Xiao Ximing.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 enhancing students' career competitiveness[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07(1): 38-41.)
- [4] 吴慰慈. 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J]. 图书馆建设, 2004(2): 7-8. (Wu Weici. The library accreditation system[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4(2): 7-8.)
- [5] 王世伟. 论中国图书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J]. 图书情报工作, 2003(1): 7-10, 82. (Wang Shiwei.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ulation of Chinese librarian certificate abou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3(1): 7-10, 82.)
- [6] 刘锦山, 李国新. 李国新: 忙趁春风赋华章[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3, 33(1): 10-16. (Liu Jinshan, Li Guoxin. Li Guoxin: compose brilliant passages under the spring wind[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3, 33(1): 10-16.)
- [7] 初景利, 张冬荣. 第二代学科馆员与学科化服务[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2): 6-10, 68. (Chu Jingli, Zhang Dongrong. Subject librarian 2.0 and subject servic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8(2): 6-10, 68.)
- [8] 曾建勋. 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馆员[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7(6): 1. (Zeng Jianxun. The era of big data requires data librarians[J].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17(6): 1.)
- [9] 朱慧敏, 杨沉. 数字人文馆员: 缘起、角色定位及能力构建[J]. 图书馆学研究, 2019(14): 26-33. (Zhu Huimin, Yang Chen.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ian: origin, role positioning and capability building[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9(14): 26-33.)
- [10] 严峰. 从“馆员书评”入手, 培养阅读推广馆员[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5-08-04(013). (Yan Feng. Starting with “Librarian Book Review”, cultivate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ians[N]. Chinese Publishing & Media Journal, 2015-08-04(013).)
- [11] 程焕文, 潘燕桃, 张靖, 等. 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3): 14-24. (Cheng Huanwen, Pan Yantao, Zhang Jing, et al. A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3): 14-24.)
- [12] 肖鹏. 回归命运契约, 优化生态系统: 图书馆事业、教育与研究的协同发展之路[J]. 图书馆论坛, 2020, 待发表. (Xiao Peng. Back to the destiny contract and optimize the library ecosystem: road to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J]. Library Tribune, 2020, to be published.)
- [13] 程焕文, 刘佳亲. 图书馆学研究的使命、问题与方向[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 20-24. (Cheng Huanwen, Liu Jiaqin. The mission, problem and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 Service, 2020, 64(1): 20-24.)
- [14] 新华网. 特写: 武汉方舱医院搭建“图书驿站”抚慰患者心灵 [EB/OL]. [2020-05-01].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02/29/c_1125644941.htm. (Xinhuanet. A close-up: Wuhan Cabin Hospital set up “Book Post Station” to comfort patients [EB/OL]. [2020-05-01].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02/29/c_1125644941.htm.)
- [15] 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 [EB/OL]. [2020-05-01].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1/09/content_7342376_2.htm.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EB/OL]. [2020-05-01].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1/09/content_7342376_2.htm.)
- [16] 中国图书馆学会. 闭馆不打烊——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打响书香战“疫” [EB/OL]. [2020-05-01].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87/14794.html>.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The anti-epidemic war in Wuhan public libraries [EB/OL]. [2020-05-01].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87/14794.html>.)
- [17] 长江日报. 他们3天抢建“方舱之家”, 可阅读、可玩游戏、还能聊“心里话” [EB/OL]. [2020-05-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227211112564690&wfr=spider&for=pc>. (Changjiang Daily. They grabbed 3 days to build “square cabin home”, can read, can play games, can also chat [EB/OL]. [2020-05-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227211112564690&wfr=spider&for=pc>.)
- [18] 央视新闻. 热评 | 抗击“信息疫情”不能全靠“谣言止于智者” [EB/OL]. [2020-05-10]. <http://m.news.cctv.com/2020/04/25/ARTIY9VUgYs89EvT1x8jCm0l200425.shtml>. (CCTV News. Commentary | Fighting the “information epidemic” can not all rely on “rumors stop at the wise” [EB/OL]. [2020-05-10]. <http://m.news.cctv.com/2020/04/25/ARTIY9VUgYs89EvT1x8jCm0l200425.shtml>.)
- [19] 人民网. 广东科技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出版纪实 [EB/OL]. [2020-05-10].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10/c14677-31579648.html>. (People.cn.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otection* publication documentary [EB/OL]. [2020-05-10].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10/c14677-31579648.html>.)
- [20] 王波, 周春霞, 陈凌, 等. 积极融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局, 切实创新非常时期服务策略——全国高校图书馆疫情防控期间服务创新情况调研报告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 38(2): 5-17, 29. (Wang Bo, Zhou Chunxia, Chen Ling, et al.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OVID-19 epidem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actically innovate the service strategy during extraordinary period: a survey on service innovation during epidem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20, 38(2): 5-17, 29.)
- [21] e线图情.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图书馆界: IFLA 主席、秘书长发声 [EB/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5577>. (Chinalibs.net. COVID-19 and the global library field [EB/

- 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5577>.)
- [22] 傅平. 美国图书馆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暴发的?[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3):24-31. (Fu Ping. How do American libraries react to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J]. Library Journal, 2020, 39(3): 24-31.)
- [23] e线剧情. EBLIDA发布“欧洲图书馆后疫情时代预案”[EB/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9497>. (Chinalibs.net. EBLIDA releases Preparing a European library agenda for the post-Covid 19 age Work in Progress[EB/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9497>.)
- [24] e线剧情. 澳大利亚图书馆行业正着手安全顺利地恢复开馆[EB/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9371>. (Chinalibs.net. The Australian library industry is working on a safe and smooth resumption of openings [EB/OL]. [2020-05-15].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9371>.)
- [25] 罗丽丽. 美国图书馆应对疫情的点滴[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0, 40(3):93-94. (Luo Lili. U. S. libraries respond to epidemic at a glance [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20, 40(3):93-94.)
- [26]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20-05-16].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cc.shtml>. (Official Websit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0-05-16].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cc.shtml>.)
- [27] 上海网络辟谣. 10年前就有人精确预测疫情何时开始结束?上海图书馆查证:传言不实![EB/OL]. [2020-05-1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78797. (Shanghai Internet Counter-rumour. 10 years ago someone accurately predicted when the epidemic would begin to end? Shanghai Library check: the rumors are false! [EB/OL]. [2020-05-1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78797.)

李静霞 武汉图书馆馆长, 研究馆员。湖北 武汉 430070。

李真吾 图书馆学研究者。

(收稿日期:2020-05-12)